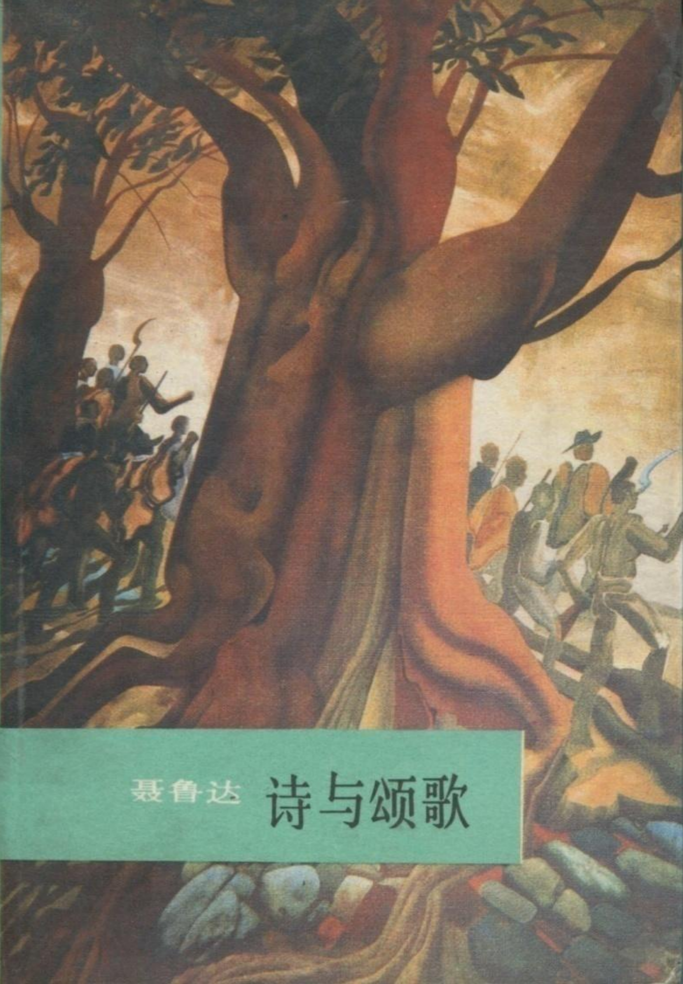


聂鲁达

诗与颂歌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经历了长期的诗歌创作道路，写了一辈子的诗，唱了一辈子的颂歌。他的诗歌风格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并不前后一贯，而是随着他的生活和经历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开始创作到在亚洲、欧洲各国担任外交工作的这一时期，代表作有《二十首爱情的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以及《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风格着重于个人感情，以自然为象征，对人生表示悲观，然而逐渐倾向于摒弃表面的美而探求严酷的现实。第二个阶段是从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从事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政治活动，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代表作是《诗歌总集》(1950)，题材主要为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气魄宏大，视界开阔，感情激越，然而仍然保持着他原来的

外国名诗

聂鲁达

诗 与 颂 歌

袁水拍　王央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聂鲁达画像：柳成荫
装 帧 设 计：张守义

诗　与　颂　歌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64　　印张3.3125　　插页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字数60千　印数1—100,000
书号10019·4076　定价1.00元

“外国名诗”出版前言

在艺术的圣殿里，诗歌是文学的王冠上一颗最耀眼的宝珠。

在诗界的天空里，真实的诗人如灿烂的群星，发出永恒的光芒。

在世界诗歌史上，真善美的“心声”一代一代地震撼着人类的魂灵。

自“五四”以来，广大中国读者同外国古今诗人进行了心灵的交往。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外国诗人的诗篇给中国读者以激励、感奋、欢忭、哀愁，或深沉的思索，或美的陶冶，或哲理的启示，或灵魂的净化……

我们编印的这套“外国名诗”，选入了

外国诗坛上素负盛名的诗人的名作，承译的是国内有经验的翻译家。优秀的诗歌翻译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能使外国的伟大诗心同中国读者的心灵沟通起来。这些译作有一部分曾在我社出版过，这次重新进行了选编。另一部分则是新译。

入选的诗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诗人如彭斯、雪莱、惠特曼、歌德、海涅、雨果、波德莱尔、普希金等，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诗人如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智利的聂鲁达等，此外还收入了一本西方现代诗选萃。

所选的诗以抒情短诗为主。这个选目，对于浩如烟海的外国诗歌来说，自然是挂一漏万的。但由于这些入选的作品都是外国诗歌的精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它们作为外国诗歌的一部分

代表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谨以这一份甘美的精神食粮呈献给我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次

二十首爱情的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选译）

爱情的诗：一、三、四、五、
八、十、十二、十五、十八……………………3
绝望的歌……………………………………………18

大地上的居所（选译）

冬季写的情歌………………………………………27
夜曲…………………………………………………29
五月季节风…………………………………………31
一声悲叹的颂歌……………………………………34
献给洛尔卡的颂歌…………………………………37

诗歌总集（选译）

逃亡者………………………………………………49

伐木者，醒来吧！ ……………………………86

颂歌第三集（选译）

黄花的颂歌 ……………………………………135
海光的颂歌 ……………………………………137
玉米的颂歌 ……………………………………142
怀念智利的颂歌 ………………………………147

遐思集（选译）

多久？ …………………………………………155
一天里发生了多少事 …………………………159
牧歌 ……………………………………………163
跑马在南方 ……………………………………165
猫的梦 …………………………………………167
回忆和星期 ……………………………………170

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选译）

早晨：四、八、十七 …………………………177
正午：四十九、五十八 ………………………181

傍晚：六十八、七十五 ……………………………184
夜间：八十二、八十九、一百 ……………………187

黑岛回忆（选译）

天鹅湖 ……………………………………………193
磁力的艺术 ………………………………………195
未来是空白 ………………………………………197

编后记 ……………………………………………201

二十首爱情的诗
和
一支绝望的歌

（选　译）

王 央 乐　译

爱情的诗

1

女人的肉体，洁白的山峰，洁白的腿，
你以委身的姿态呈现给世界。
我这粗壮劳动者的身体挖掘着你
使得儿女从大地的深处跳出。

我不过象是一条隧道。飞鸟从我这里逃离，
而黑夜以强力的侵袭进来。
为了活命我锻冶你当作一件武器，
如同我弓上的箭，投石器里的石块。

但是复仇的钟点过去，我就爱上了你。

皮肤的肉体，藓苔的肉体，贪婪而坚实的奶
　汁的肉体。
胸脯的杯子啊！思念的双腿啊！
腹部的玫瑰啊！你缓慢而忧郁的嗓音啊！

我的女人的肉体，保持着你的魅力吧。
你是我的渴念，我的无限想望，我的犹豫不
　决的道路！
是幽暗的沟渠，那里追随着永恒的干渴，
追随着疲劳，以及无穷无尽的痛苦。

3

啊，辽阔的松林，拍岸的涛声，
光线徐缓的变幻，孤寂的钟鸣，
降临到你眼睛上的黄昏，娃娃啊，
人间的海螺，大地在你身上歌唱！

在你身上河流歌唱，我的灵魂随之而去
如你的愿望，向着你愿意的地方。
用你的希望的弓，瞄准我的道路，
在神志昏乱中射出我集束的箭。

在我的周围我看着你雾蒙蒙的腰
你的沉默追逼着我被追逼的钟点，
是你，以你透明的石头的双臂在那里
让我的吻下锚，我湿润的渴望营巢。

啊，你的神秘的声音染着爱情而倍增
在黄昏中振响而死去！因而
于深沉的时刻我看见田野上
麦穗在风的嘴巴里无穷地增多。

4

这是夏天的心头

充满风暴的早晨。

仿佛告别时挥动的白手帕
云团在漂浮，被风以游子的手摇晃。

风的无数的心
在我们默默无言的情侣上面搏动。

在林木之间嗡嗡响，神圣的交响乐
犹如一条充满战争和歌唱的舌头。

风，疾速地扫掠着败叶枯枝
刮偏了鸟儿倏忽的飞箭。

风，翻起了没有泡沫的波浪
失去重量的物质，低头哈腰的火。

早晨的容量巨大的吻，破碎了，沉沦了

挣扎在夏天的风的门前。

5

为了让你听见
我的话
有时候变得纤细
如同沙滩上海鸥的脚印。

项链，陶醉的铃铛
在你的手里柔软得犹如葡萄。

我远远地看着我的话
不象是我的，倒象是你的
爬上我古老的痛苦犹如常春藤。

它这样爬着上了潮湿的墙。
这种血腥的游戏是你的过错。

它逃出了我幽暗的洞窟
由你完全充满，完全充满。

在你之前，它遍布于你占有的孤独
比习惯于你更习惯于我的忧郁。

现在我要它说我要对你说的
为了让你听我我要让你听的。

痛苦的风仍然惯于把它拉扯，
梦的狂飙仍然时时把它推倒。

你听着我苦楚声音里的其它声音：
古老嘴巴里的哀号，古老祈求里的血。

爱我吧，伙伴。不要抛弃我。跟随我
跟随我，伙伴，走在这痛苦的浪潮。

但是我的话要以你的爱浸染
让你完全占有，完全占有。

我要把它全部做成一条无尽的项链
给你温柔得如同葡萄的洁白的手。

8

白色的蜜蜂嗡嗡——喝醉蜜了——在我的心灵
你缓慢地盘旋如同袅袅的轻烟。

我是绝望的人，说话没有回音，
失去了一切，得到过一切。

最后的维系，我最后的渴望执着于你。

在我荒凉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

寂静啊！

闭上你深沉的眼睛。那是在扑动着黑夜。
啊，裸露你的可怕的雕像般的身体吧。

你有深沉的眼睛，那里黑夜在扑动。
鲜艳的胳臂如花，玫瑰的胸怀。

你的乳房犹如洁白的海螺。
一只影子般的蝴蝶飞来沉睡在你的腹间。

寂静啊！

我这里只有你离去后的寂寞。
雨来了。海风追逐着流浪的海鸥。

水赤着脚在潮湿的街上走。
那株树上，树叶在呻吟，仿佛得了病。

离去的白色蜜蜂，仍然在我心灵里嗡嗡。
你在时间里复活，纤细而沉默。

寂静啊！

10

即使是这个黄昏我们也已经失掉。
谁也没有看见我们傍晚手拉着手
在蓝色的黑夜降临世界的时候。

从我的窗口我看见
远处山峰落日的奇景。

有时候仿佛一枚金币

一片太阳在我的手间燃烧。

我想着你，心灵压抑着
被那种你了解我的忧郁。

这时候你在哪里？
在哪些人里面？
说着哪些话？
为什么所有的爱突然而来
在我觉得我忧郁觉得你遥远的时候？

黄昏时我手里常拿的书掉落了
我脚边斗篷蜷缩得象一条受伤的狗。

傍晚，你总是你总是远远地离去
去向黄昏奔跑着抹掉雕像的地方。

12

为我的心，你的胸脯就足够，
为你的自由，我的翅膀也足够。
在你心灵上沉睡的一切
从我的嘴里可以直达太空。

每天的幻景就是你。
你来到仿佛露水滴进花蕊。
你不在就把地平线浸蚀
让它永远后退如同波浪。

我说过你要在风中歌唱
仿佛松树，仿佛船桅，
象它们一样挺立而沉默，
又突然满心忧愁如同老人。

你象一条古道，收容着一切，
你满怀着怀乡的语音和回声。
我醒来了，在你心灵上沉睡的鸟儿
有时候也要迁徙逃遁。

15

我喜欢你默默无言，仿佛你不在。
你从远处听着我，我的声音及不到你。
好象眼睛从你的身上飞离，
好象一个吻把你的嘴巴锁闭。

如同一切事物都充满着我的心灵，
你也充满着我的心灵，从事物里显现。
梦中的蝴蝶啊，你就象我的心灵，
你就象那些忧郁的语言。

我喜欢你默默无言，仿佛在远处。

你好象在抱怨自己，呢喃着的蝴蝶啊，
你从远处听着我，我的声音达不到你：
让我跟你的沉默一起默默无言。

让我也跟你的沉默一起说几句话，
清晰如同一盏灯，单纯如同一个环。
你就象夜晚，沉默而密布繁星。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那么遥远而天真。

我喜欢你默默无言，仿佛你不在。
遥远的痛苦，仿佛你已经死去。
那么，一句话，一个笑，就已经足够。
我快乐，快乐为了什么，我不明确。

18

在这里我爱你。
阴暗的松林里铺开了风。

月亮在流动的水面发出磷光。
同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云团结成舞蹈的人形。
一只银色的海鸥从西边飞起。
有时候是一面帆。高悬着，高悬着的繁星。

或者是一艘船象黑色的十字。
孤零零地。
有时候我等着天明，连我的心灵都潮湿。
响着，再响着，远处的大海。
这是一处港湾。
在这里我爱你。

在这里我爱你，地平线徒然地想掩藏你。
我爱着你，即使在这些寒冷的事物之间。
有时候我的吻载上这些沉重的船只
在海上驶向达不到的地方而去。

我看见我已经被遗忘如同这些古老的锚。
傍晚临近，码头更加凄凉。
我的饥饿而无用的生活多么劳累。
我爱着我得不到的，因为你如此遥远。

我的厌烦在与缓慢的黄昏挣扎。
但是夜晚来到，开始向我歌唱。
既然我爱你，风中的树木就愿意
以铁丝般的针叶唱起你的名字。

绝望的歌

在我置身的黑夜浮现了对你的记忆。
河流把它持续的悲叹连给大海。

仿佛曙光里的码头一样被抛弃。
是离去的时刻了，被抛弃的人啊！

寒冷的花冠如雨般地落到我的心上。
瓦砾的沟壑啊，灾难的凶恶巢穴！

在你这里，战争和飞翔积聚集结。
在你这里，振起诗歌的鸟儿的羽翼。

你吞没了一切，如同遥远，如同海洋

如同时间。你这里一切都是灾难！

这是进攻和接吻的快乐时刻。
惊讶发呆的时刻，点燃着犹如一盏灯。

舵手的焦急，盲目潜水者的恼怒，
爱情的混沌陶醉，你这里一切都是灾难！

在迷惘的童年，我的灵魂扑翅而受伤。
无可救药的探索者，你这里一切都是灾难！

你纠缠住痛苦，你紧抓着欲望，
忧愁把你摔倒，你这里一切都是灾难！

我使阴影的高墙后退，
从欲望从行动那里走得更远。

血肉啊，我的血肉，我爱过而又失去的女人，

在这个潮湿的时刻，我向你召唤，为你作歌。

如同一只杯子你包容着无限的柔情，
而无尽的遗忘把你打碎如同一只杯子。

那是岛屿上的乌黑乌黑的孤寂，
在那里，爱情的女人，你的双臂搂住了我。

那是干渴和饥饿，而你就是水果。
那是痛苦和毁灭，而你就是奇迹。

女人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容纳我
在你灵魂的土地上，在你双臂的交抱里！

我对你的欲望是最可怕最短促，
最起伏最迷醉，最紧张最贪婪。

亲吻的墓地，尽管你的坟上有火，

尽管鸟儿啄着的葡萄串在燃烧。

咬啮的嘴巴啊，吻着的四肢啊，
饥饿的牙齿啊，交缠的躯体啊。

希望和力气的疯狂交会啊，
我们在其中连结，我们在其中绝望。

而柔情，轻微得如流水如粉末。
而语言，几乎刚刚在嘴唇上开始。

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渴望在它上面航行，
我的渴望在它上面坠落，你这里一切都是
灾难！

啊，瓦砾的沟壑，一切在你这里坠落，
什么痛苦你不挤压，什么波浪不把你淹没？

从浪尖到浪尖你仍然在呼唤在歌唱。
站在一艘船的船艏，犹如一名水手。

你在歌唱时仍然开花，你在激流中仍然
　　破碎。
瓦砾的沟壑啊，痛苦的张开大口的深井。

苍白盲目的潜水者，命运不济的投石手，
迷失方向的探索者，你这里一切都是灾难！

是离去的时刻了，严酷而寒冷的时刻
黑夜主宰着的一切时刻。

大海咆哮的腰带环绕着海岸。
寒星渐渐升起，黑鸟纷纷迁徙。

仿佛曙光里被抛弃的码头，
只有颤抖的阴影在我的手里揉搓。

啊，远离一切吧。啊，远离一切。

是离去的时刻了。被抛弃的人啊！

大地上的居所

（选　译）

王央乐　译

冬季写的情歌

在深深的大海底下
在条条漫长的黑夜，
犹如一匹奔跑的马
横穿过你无声无言的名字。

我待在你的背上，唉，寻求庇护，
在你的镜中出现，突然间，
于夜晚孤独的树叶上
从幽暗里萌发，在你后边。

甜蜜的完整的光明之花啊
报答我以你亲吻的嘴巴，
难以分离的下定决心的

美丽而温柔的嘴。

现在好了，无尽无休
生生死死，总是跟我在一起
那些铁轨，雨的呼喊：
都是暗黑的夜晚所保存。

有一颗充满着风的星，
在它准备逐渐黑暗的衣服
搏动于天宇的时候，
护佑着我，于黄昏的思绪之中。

夜　　曲

在你的额头歇息着罂粟的颜色，
寡妇们的悲伤得到了回声，可怜的人啊：
你奔跑在铁轨后面，原野之上的时候
那瘦削的农夫向你转过了背，
你的脚步下冒出了蛤蟆的甜蜜颤音。

失去了记忆的青年向你致敬，向你询问他
　遗忘了的志愿，
他的双手在你的氛围里活动，仿佛飞鸟，
他的周围是潮湿的重重浓雾，
他的思绪不完整地互相交叉，
那么是在想做到些什么：唉，寻找着你呢，
那些发白的眼睛在你的网上向他眨动，

仿佛消失的乐器突然一闪一闪地发亮。

啊，我想起干旱的第一天
阴影沉重地挤压着素馨，
你所栖息的那个沉沉的身躯
也仿佛仅仅是颤动的一滴。

然而你使大树安静，在月亮之上极远的
　地方
你监视着大海，仿佛它是个贼。
夜啊，我的惊恐的灵魂向你询问
竭尽全力地向你询问需要什么金属。

五月季节风

季节的风，绿色的风，
满载着空间和水，通晓着各种灾祸，
挥动它阴沉的皮革的旗帜，
一种逐渐消散的物质的旗帜，仿佛施舍的钱：
于是，它变得银白，变得寒冷，有一天
脆弱得犹如巨人的水晶的剑
在那么多的强力之间寻求庇护，保持它所担心的叹息，
它将滴落的眼泪，它那无用的砂砾，
在来回交叉格格发响的力量的围裹之中，
如同一个人赤裸裸地在战斗，
举着它白色的枝条，不能肯定的肯定，

在侵入者中间颤动的一颗盐。

想要什么样的休息，想爱什么样贫乏的希望，
凭着这么微弱的火苗，这么闪动的火焰？
举起饥渴的大斧向着什么？
要抛弃什么材料，逃避什么射线？
它的光亮几乎刚刚达到长度而在振动
拖在后面仿佛以致命而苍白的梦打扮起来的
忧愁的新娘的长裙。
因为阴影所触及和混乱所希冀的一切
都是支撑着，流动着，悬挂着，失去了安宁，
在空间之中无能为力，被死亡所克服。

唉，企盼着的是有一天的命运，
向它奔去了信札，船只，交易，
死亡，一动不动而又潮湿，失去了自己的

天空。
它那发散气味的帐篷在哪里，它那深沉的
叶簇在哪里，
它那火炭的迅速云团在哪里，它那活跃的
呼吸在哪里？
一动不动，穿着一身行将熄灭的光的衣服，
一身浑浊的鳞片，
它将看见自己被雨分成一半又一半
由大量的水拥着它们向风而去。

一声悲叹的颂歌

玫瑰里面的姑娘啊，鸽子的压力啊
鱼儿和玫瑰树的堡垒啊，
你的灵魂是一只装满干盐的瓶子，
你的皮是一只装满葡萄的钟。

由于不幸，我没有其他，只能给你指甲
或者睫毛，或者溶化了的钢琴
或者从我心里汩汩流出的梦，
风尘仆仆的梦，奔跑着犹如黑色的骑士，
充满着速度和灾祸的梦。

我爱你只能以亲吻和罂粟，
以雨淋湿的花冠，
瞧着灰色的马和黄色的狗。

我爱你只能以背后的波浪，
在硫磺和沉思的水的任意冲击中
游着泳游向某些河里流来的墓地；
以生长在石膏的凄凉坟堆上的潮湿牧场，
游着泳穿过沉没的心
以及未能埋葬的孩子们的惨白名单。

有无数的死亡，许多丧葬的事情
在我的无人关心的激情和悲伤的吻里面；
有水落到我的头上，
而我的头发在生长，
一种如同时间的水，一种奔放的黑水，
以一阵夜间的声音，以一阵
雨中鸟儿的啼声，以一只无间断的
潮湿的翅膀，保护着我的骨殖：
这时候我望着，我不停地
望着镜子里的我，望着玻璃上的我，
听见有人继续吸泣着呼唤我

用着被时间所腐蚀的悲哀之声。

你站在大地上，到处是
牙齿和闪电；
你传播着吻，杀死蚂蚁；
你哭泣着，为了健康，为了葱头，为了蜜蜂，
为了燃烧的字母表。
你仿佛一柄蓝色绿色的剑
触到你，你就波动，又如一条河。

到我的穿着一身白衣的灵魂里来吧，拿着
　一根
流血的玫瑰和灰烬的杯子的枝条，
带着一只苹果一匹马而来
因为这里有一间幽暗的大厅，一具朽坏的
　烛台，
一些歪扭的等待着冬天的椅子，
一只死了的鸽子，还带着个数字。

献给洛尔卡的颂歌

如果我能在一间孤零的屋子里哭泣，
如果我能抠出自己的眼珠吞掉，
我就要为你柑橘的声音哀悼，
我就要为你的诗出去大声呼号。

因为你，医院漆成蓝色，
学校和滨海地区扩展了，
受伤的天使长满羽毛，
新婚的鱼披上鳞片，
海胆飞上天空翱翔；
因为你，黑色薄膜的裁缝店
充满了匙子和鲜血
吞下红色的带子，凭着亲吻杀人，

穿上了一身白衣。

等到你穿上桃花而飞去，
等到你笑起台风中稻米的笑容，
等到你为了歌唱而震动血脉和牙齿
喉咙和手指，
我就要由于你是那么甜蜜而死去；
由于你在中秋
与一匹失蹄的马一个浴血的神
一起生活的红色的湖而死去；
由于那些如同灰土的河一样
以白水和坟堆
在夜间窒息的钟声中
流过的墓地而死去：
沉重的河，仿佛有病的
兵士的营房，突然增长
向着河中的死亡，带着大理石的号码
带着腐朽的花圈，丧礼用的油；

我就要由于看见你黑夜里
望着淹没的十字架经过
站住了在哭泣而死去：
因为你是面对着死亡的河在哭泣。
不顾一切地，满身创伤地
哭泣呀哭泣，眼睛里饱含着
泪水，泪水，泪水。

如果我能在夜间，极度地孤独，
用一只黑色的漏斗
在铁轨上，在火车的蒸气上
积聚遗忘、阴影、烟雾，
咬啮着那些灰烬，是
你生长的大树造成
你聚集的金水的洞穴造成
掩盖着你骨殖的藤蔓造成，
和你交流黑夜的秘密。

发出潮湿葱头气味的城市
期待着你沙哑地唱着歌经过，
沉默的鲸脑油的船追随着你，
绿色的燕子在你的头发上筑巢，
还有蜗牛和星期
缠绕的船桅和樱桃树，
终于周而复始地盘旋，就在
你十五只眼睛的惨白脑袋以及
沉浸着鲜血的嘴巴显现之时。

如果我能让乡镇公所充满油烟
啜泣着，推倒时钟，
那是为了看看，什么时候，你的家里
来了鲜红嘴唇的夏季，
来了服饰痛苦的许多人们，
来了忧患到顶的地区，
来了死去的犁头和罂粟，
来了掘墓人和骑手，

来了满身尘土的潜水员，
来了爬过无数尖刀
戴着面具的姑娘，
来了根子，血脉，医院
泉源，蚂蚁，
来了夜间的床，上面死过
一个孤独的轻骑兵，在蜘蛛中间，
来了一朵仇恨的玫瑰和别针，
来了一艘发黄的船
来了一个刮着风带来了一个孩子的日子，
来了我带着奥利维里奥，诺拉，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德利亚，
马鲁卡，马尔瓦·马里纳，马里亚·路易
　莎和拉尔科，
“黄头发”，拉法埃尔·乌加特，
科塔波斯，培培，马诺洛·阿尔托拉基雷，
莫利纳里，
罗萨莱斯，贡却·孟德斯，①

以及其他忘掉了我的人。
来吧，给你戴上花冠，健康的青年
蝴蝶般的青年，仿佛一道
永远自由的黑色闪电般的纯洁青年，
我们来谈谈话，现在
山岩之间没有了人的时候，
我们诚恳地谈一谈，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诗歌还有什么用，如果不是为了晨露？

诗歌还有什么用，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夜？
一把痛苦的匕首对付我们的这一夜，
为了这一天，为了这一个黄昏，为了这一个
　腐朽的角落
把人们跳动的心置于死地？

尤其是夜间，

① 以上均洛尔卡和聂鲁达的友人。

夜间有无数星星，
都在一条河里
仿佛一条腰带近在
住满了穷苦人的房屋的窗前。

有人在那里死去，也许是
失去了办公室里的
医院里的，电梯里的
矿山里的职务；
人们顽强地忍受着创伤
作着挣扎而到处哭泣：
星星在一条无穷无尽的河里流逝之时
窗口有多少人在哭泣，
窗棂被哭泣溶化
卧室被哭泣浸湿
甚至象浪潮一样把地毯腐蚀。

费德里科，[1]
你看见了世界，看见了街道，
看见了辛酸
看见了车站上的别离，
烟雾把无情的车轮推动
向着无所有的地方，除了
生离死别，石砾，铁轨。

有那么多的人到处
探听询问。
有热血的盲动，有激烈的忿怒，
也有意志消沉，
悲哀伤心，也有指爪如林，
背负着嫉妒的盗贼。
这就是生活，费德里科，在这里
你有着一些事情，使我能够向你

① 洛尔卡全名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奉献我男子汉气概的男子的忧伤友谊。
你已经自己明白了许多事情，
还有许多，你自会逐渐明白。

诗 歌 总 集

（选　译）

袁 水 拍　译

逃 亡 者

1

我在那些受压迫的日子里流浪，
度过寥廓的夜，经过各种各样的生活，
在离别的眼泪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穿了一种服装又一种服装。
逃开警察的追踪，
在水晶似的夜间，在繁密的星空下，
我经过许多城市，树林，小农庄，港口，
从这一个人的门口出来，
走到别一个人的屋里，和这一个握手，
又和别一个人，再一个人握手。
夜是阴沉的，可是人们把他们的

充满兄弟般感情的信号给我，
一条路又一条路，一个黑影又一个黑影，
把我盲目地带到
那光亮的门口，带到
那小小的一个星形标记，
这是属于我的，
带到在那树林里的，还没有被豺狼吞噬的
一块面包皮。

有一天晚上，我到达田野中的
一所屋子，在这以前，
谁也不会看见过，甚至猜想过
有这样的生命存在。
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生活，
对于我都是新鲜的知识。
我走进门去，他们一家五口：
他们一齐站起来，好象在半夜里，
被一场火警所惊醒。

我握了一只手，
又一只手，我看见一个脸，
又一个脸，可是它们没有告诉我什么。
它们是我从来没有注目过的街上的门户，
这些眼睛不认识我的脸。
在那寥廓的夜，新鲜的夜，
我伸展我疲劳的身子，
躺在忧患的祖国的怀里。

当我等待入睡的时候，大地
发出繁多的回响，
有粗糙的高喊，有细如根须的
寂寞的声音。夜继续着，
我独自思索：“我在哪里？
他们是谁？今天，他们为什么要照顾我？
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我，
却把他们的门儿打开，

来保护我的歌唱？”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
除了那落叶的夜的喃喃声，
那蟋蟀所编织的声音的网。
整个的夜仿佛在它的林叶的覆掩里，
轻轻地颤抖。
夜的大地，你在我的窗口，
把你的嘴唇凑近我，
让我徐徐入睡，
好象掉在千万瓣叶子上面，
经过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的流转，
经过一个鸟巢又一个鸟巢的交替，
经过一条树枝又一条树枝的变换，
直到我躺下入睡，
象死者一般在你的树根下永远休息。

2

现在是秋天，在葡萄园里。
无数的葡萄藤摆动着。
葡萄串蒙起白色的面纱，
可爱的手指上带着霜。
黑色的葡萄粒
有着小小的鼓起的乳房，
里面充满着从什么秘密的
循环的河道里流来的液体。
屋子的主人是一个面容瘦削的手工匠，
他的苍白的饱经风霜的脸，
象书本似的告诉我许多人间故事，
他有一颗善心，他对每一个果子
每一株树都是熟悉的。
他熟悉怎样去修剪，让一株株树
成为匀整的酒杯的形状。

他跟他的几匹马说话，
好象跟自己的高大的儿女攀谈一样。
屋里的几只狗和五只猫
老是跟在他背后，
有的弓起背，慢慢地，
有的狂野地奔驰，
在那桃林底下。
他熟悉每一枝树枝，
树枝上的每一个疤痕。
他一面拍着那些马匹，
一面用他的古老的声音教育我。

3

再一次我寻求着黑夜。
我穿过城市。那安达斯山脉[①]的夜，

① 即安第斯山。

那丰富的夜，展开了它的玫瑰，
来抚触我的衣裳。
　　　　　　　那是南方的冬季。
白雪已经登上它的高高的
台座，寒冷象一千只
冰的钉子，灼痛皮肤。
玛波科河[1]是黑色的雪。
我走着，在那被暴君玷污的城里的
这一条和那一条寂静的街道上。
啊！我就象那寂静本身，
看见了更多的爱，更多的爱
从我眼中灌注进我的胸怀。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
因为这一条街和那一条街，
因为夜的雪盖的楣石，
和人间的夜的孤独，

① 玛波科河，智利河流，流经首都圣地亚哥。

因为水深火热中的我的黑色的同胞，
他们住在坟墓的旁边，
因为所有的东西，那最后一扇窗子里的
小小的一支黯淡的光，
因为那些相互挨挤着的小屋，
象密集的黑珊瑚，
以及我祖国的土地上的不知疲倦的风，
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一切
在沉默中向我升起它的
爱情的丰满的嘴。

4

一对年轻人为我打开另外一扇门，
同样也是我所不认识的。
　　　　　　　　　　她和六月
一样的灿烂，他呢，
是一个高大的工程师。从那时起，

我分食他们的面包和酒，
逐渐地，逐渐地，
我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和亲切的友谊，
他们告诉我：“我们已经
分开了，
我们的误解是永远的。
今天，为了接待你，我们才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一起等候你。”
在那所小屋里，
我们团结起来，
筑成一座沉默的堡垒。
即便是在睡眠中，我也保持
沉默。
我身处这城市的
手掌之中。我几乎能够听见
那叛徒的脚步声。就在我的
隔壁，我听见
狱卒们的下流口吻，

他们的强盗似的喧哗的笑声，
在他们的醉言乱语里，掺杂着
射入我祖国体内的枪声。
霍尔格斯和巴勃莱特[①]的打嗑声
几乎碰到了我的皮肤。
他们的蹒跚的脚步差一点儿就触到
我的心和我心中的火焰。
我的同胞被他们投入酷刑，
我守卫着我的生命的剑。
于是我再一次地走入黑夜：再见，爱兰
　妮，
再见，恩特斯[②]，再见，我的新的朋友，
再见，那些建筑物的木架，和星星，
再见，我窗前的未完工的房屋，
里面好象住着一些细长的鬼魅，

① 霍尔格斯，巴勃莱特，是当时智利独裁者魏地拉的同党。

② 爱兰妮是女性名，恩特斯是男性名。

再见，高耸入云的山峰，
你每天下午吸引我的目光，
再见，绿色的霓虹灯，
你的发光，宣布了
每一个新的夜晚的来临。

5

又一次，又一夜，我继续
前进，沿着临海的山脉，
沿着靠近太平洋的宽阔地带，
接着是曲折缠绕的道路，
小街和胡同——在法尔巴莱索[1]城中。
我走进一个水手的家，
他的母亲正在等候我。
她说："我直到昨天才知道。

① 法尔巴莱索，智利的一个临太平洋的城市。

我的儿子告诉了我，你的名字
透进我的心，好象寒冷的火。
那时候我说：可是，孩子，我们能把什么
好的东西来招待他呢？——
他回答道：他属于我们，属于
我们穷人。
他不会看轻，也不会
讥笑我们贫困的生活，
他要改变它，他保卫我们。——
于是我对他，说：那好吧，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他的家。”
那所屋子里的一切，都不认识我。
我看看那洁白的桌布，
那清澈的水瓶，就象那些
从最深沉的黑夜里上升的生命，
它们展开水晶的羽翼飞向我。
我走到窗口去——法尔巴莱索城
它睁开千万只闪烁的眼睛，

大海的夜气
流进我的嘴里。
灯光闪烁在山岭，
明月颤悸在
海上，黑夜
象一个王国，燃烧着的
绿色的金刚石，
生命给我以
新的休息。

我看看周围：
餐桌已经陈设——面包，餐巾，酒，水，
大地的芬芳和温暖的感情
使我的兵士的眼睛润湿了。

就在法尔巴莱索城的一个窗口，
我消磨我的白天和黑夜。
我的新的家里的两个水手
每天去找那艘
能够载走他们的船。

他们受骗。
“亚托曼那”号
不能带走他们，“苏丹那”号也不能。
他们给我解释：他们曾经把一些贿赂
送给这一个或那一个官儿，可是别的人
付更多的钱。
一切都是腐烂的，
就象圣地亚哥的宫殿里。
在这里，一个卫兵或者
部长的口袋虽然还没有
张开得和总统的口袋那末大，
可是已经足以啃穷人的骨头。
不幸的共和国啊，象狗一样被窃贼殴打，
孤独地在公路上嚎叫，
又被警察鞭挞。
不幸的民族啊，被魏地拉骑在头上，
被卑劣的赌棍出卖给告密者，

作为他们呕吐出来的下流情报的代价，
在破烂的街头巷尾出卖，
在外国的拍卖商手里被拆碎，零趸批发。
悲剧的共和国被劫持在一个
出卖他自己女儿的人①的手里，
被他出卖，遍体鳞伤，暗哑无声，脚镣手铐。
那两个水手来了，又去了，
搬运麻袋，香蕉，粮食，
一方面渴望着海浪的咸味，
水手的面包和高高的天空。

在我的寂寞的日子里，海洋
退潮；我转向山间，
山上活跃地辉耀着
悬挂在那儿的房屋，
那是法尔巴莱索的脉搏——

① 指魏地拉把女儿嫁给美国驻智利的大使。

高山上充溢着
生命，门户漆着
蔚蓝色，深红色，淡红色，
掉了牙齿的楼梯，
拥挤在一起的破烂的门窗，
歪倒的茅屋。
山上的雾气把一切东西
笼罩上一层咸味的网，
树木绝望地抓紧
悬崖，
那些好象不是人类住的房屋的
臂膀上挂着洗涤的衣服。
突然，爆发了一阵沙哑的汽笛声，
那是码头上传来的声音，
水手的呼声混合在
撞击声和低语里。
当我住在高山的雾中，
住在穷人们的山镇上的时候，

所有这一些声音都包围着我的身
　体，
好象一袭新的衣服。

6

从山中的窗户眺望，
寒冷的锡矿的法尔巴莱索城
好象被粉碎成石块和人民的呼声。
和我在躲避处一起守望，
那灰色的，用船只
装饰着的港口，月光照明的水面
微微波动，
一边是没有动静的铁矿。

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时辰，
法尔巴莱索，你的海里满布
细长的帆船，骄傲的

五桅快艇，装载
小麦，运送硝石，
从四通八达的大洋来到你那里，
堆满你的仓库。
在海上的中午时分，来到了高大的纵帆船，
在晚上，来到了商船，旗子被夜风吹得鼓
　鼓的，
载来檀香，和光洁的
象牙，咖啡的芳香，
和别处月光下的夜色。
法尔巴莱索，它们走向你，
你这隐藏危机的和平的城市，
把你笼罩在香气之中。“波多西”号
载着它的硝石，
震颤地开入海里——
鱼和箭，扰乱的蓝海，
难捕的鲸鱼，向着大地的
别的暗夜的港口行进。

南方的夜降落在
卷起的帆上，
降落在船首的触角上，
降落在船首的圣母像上，
整个法尔巴莱索的夜，
南冰洋的夜，
降落了。

7

那时是硝石的黎明期，在南美洲的大平原上，
硝石的星球在震动，
直到智利象一艘船那样
装满了结晶体的宝藏。
今天，过去的一切，
在太平洋的沙滩上，已经没有丝毫痕迹。
看吧，这是我所见到的，

大量的金钱，别人的唾余，
象一条脓汁污臭的项链
套在我的祖国的颈项上。
旅行者，让我和你一起凝视，
象法尔巴莱索的天空一样凝视。

智利人生活在
垃圾和南冰洋的寒风里，
他们是这片瘦瘠的土地上的深肤色
　的儿子。
碎裂的窗玻璃，破烂的屋顶，
坍塌的墙壁，陷落的门户，
癞病似的白垩，泥地，
房屋紧紧抓住
薄薄的山坡上的泥土。
法尔巴莱索，不洁的玫瑰，
涂漆的水手的棺材！
不要刺痛我，

用你的荆棘的街头，
用你的酸臭的小巷，
不要让我看见
儿童被贫困所宰割，
在你的死亡的泥地上！
我为我的人民悲痛你，
我为我这美洲的祖国悲痛你，
因为他们刮削你的骨头，
让你满身都是疮痂，
一个被摧残的可怜的女神，
在她的被蹂躏的可爱的胸脯上，
贪馋的狗在那里小便。

8

法尔巴莱索，我爱你所包涵的一切，
我爱你的闪烁的光芒，大洋的新娘啊，
我甚至爱你的幽静的神光以外的一切。

我爱你放射出来的猛烈的光，
照明了夜海里的水手，
那时候，你是赤裸的，辉煌的，
火焰和水雾，许许多多的柠檬花，
你象是一朵玫瑰。
我不容许任何人用粗暴的锤子
来敲打我的爱人，
我也不容许外人来保卫你。
没有别人，只有我拥有你的秘密，
只有我的声音能够歌唱你的
发出宝石光的晨露的海岸，
你的磨损的坡级，
在那儿，盐海之母吻你。
没有别人，只有我的双唇
触着你的寒冷的工厂汽笛的冠冕，
高耸到群峰环绕的空中。
我的大洋的爱人啊，法尔巴莱索啊，
你是世界的海岸的皇后，

波浪与船舶的中心，
你是我心中明月，
又是深谷的一缕清风。
我爱你的罪恶的小巷，
和你的山顶上的一瓣新月，
还有你的广场，那儿水手们上岸，
给春天重新穿上蓝色的装束。

我的港湾啊，我祈求你了解我，
这是我的权利，来描写
你的善与恶，
因为我好象一盏无情的灯
照亮破碎的瓶子。

9

我曾经旅行过许多有声名的海洋，
许多岛屿，美丽得象结婚的花冠，

我是一个航海的诗人，
一次旅程，又一次旅程，
把我载向最远的波涛，
可是你，丰满的海上的爱人，
你是唯一的碇泊在我心中的。
你是大海中的
山之首都，
沿着你的半人半马像似的青色的山峦，
你的外圈灿烂着
玩具店的
红色和蓝色。
你简直适宜于装在一只玻璃瓶里，
连同你的小小的房屋和巡洋舰“拉杜尔”号
它象一只灰色的熨斗稳稳地停在一幅床单上。
可是现在，狂暴的风雨
来自严峻的大海，

绿色的巨风

从冰川吹来，你的破碎的土地
受尽折磨，恐怖埋伏着，
整个海洋的巨浪
汹涌冲击你所高举的火把，
把你变成一座阴影中的
巨岩，一座旋风带来的
大洋白浪所造成的教堂。
法尔巴莱索啊，我向你宣告我对你的爱，
我将重新回来，住在你的十字路口，
那时候，你和我
将重获自由。那时候，你
是在风与浪的宝座上，我
是在我的潮湿和智慧的土地上。
我们将一起守望
自由在海和雪之间上升。
法尔巴莱索啊，孤独的皇后，
你寂寞地站在

南方的大洋中，

　　　　　　　我熟悉你高原上的

每一块黄色的巉岩，

我感觉到你的奔腾的脉搏，

你的码头工人的双手拥抱我，

这是我的灵魂在暗夜里

所渴求的，我还记得

你的光明灿烂的统治，

你的政权的浪花

喷溅出蓝色的火焰。

在所有的沙漠的国土中，

谁也不及你，

你是南方的剑鱼，海洋的皇后。

10

就是这样，一夜又一夜，

在漫长的黑暗的时间里，

全智利的海岸上降落着夜幕，
我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
一个逃亡者。
祖国土地的每一条田垅上的
每一所卑微的小屋，和伸出的双手，
都等候我的足音。
别的人
可以走过这扇门一千次，那没有粉刷过的
墙壁，窗口的凋谢的花朵，
它们将什么也不告诉你。
这个秘密是属于我的；
它为我而搏动；它是在
煤矿区里，
那儿产生过无数英雄烈士；
它是在那港湾里，
紧接着南冰洋的群岛；
听吧，也许它就在那些
喧嚣的街上，在那

正午的市声的音乐中，
或者在那公园旁边的窗口里，
这扇窗和别扇窗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它等候着我，
一碗清汤在桌上，
一颗善心在桌边。
所有的门都为我而开，
所有的人都说："他是我的兄弟，
请把他带到这所穷苦的小屋里。"
啊，祖国，你象一架
苦味的葡萄酒压榨机，上面
沾染着太多的痛苦。
那瘦小的锡匠来了，
那少女们的母亲来了，
那质朴的农民来了，
还有那肥皂工人，温和的
女小说家，还有那青年，
他象一只钉子一样永远坐在他的

枯燥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来了，
他们的门都有
一个秘密的信号，
一把钥匙，象一座
堡垒那样被守卫着，
使我可以突然走进去，
不管是在黑夜，白天，还是下午。
彼此虽不相识，可是能够向每一个人说：
“兄弟，你知道我是谁，
我相信你是在等候我。”

11

叛徒啊，你对空气能够做些什么呢？
叛徒啊，你对这些茂盛的花朵似的生命，
能够做些什么呢？
他们镇静而警惕，
他们期待着我，

他们诅咒着你。
叛徒啊，对待那些被你所收买的人，
你必须不断地用金钱将他们灌溉。
叛徒啊，你可以逮捕，流放，折磨他们，
你可以急急忙忙地付款，
在那出卖者还没有悔悟以前；
但是你只有在你收买来的枪枝的保护中
才能入睡，
而我——一个黑夜的逃亡者，
却稳稳地藏在我祖国的怀里！

你的渺小而冒险的胜利
是多么的可怜！
阿拉贡，爱伦堡，
艾吕亚，巴黎的诗人们，[①]
委内瑞拉的勇敢的作家们，

---

① 阿拉贡，艾吕亚：法国诗人；爱伦堡：苏联作家。

以及别的，更多的，更多的人们，
都是和我在一起的；你，叛徒啊，
只有伊斯坎尼拉，塞伐斯，
贝路库内斯，巴勃莱特①和你在一起！
在我人民所竖立的楼梯上，
在我人民藏身的地下室里，
在我祖国的大地上，在她的鸽子的翅膀上，
我睡觉，做梦，冲破你的边境。

12

我向你们每一个人，向你们
沉默的黑夜中的生命，向你们在阴影中紧
　握着
我的手的，向你们

---

① 伊斯坎尼拉，塞伐斯，贝路库内斯，巴勃莱特都是魏地拉的同党。

不灭的灯光，天上的繁星，
生命的面包，我的秘密的兄弟，
向你们所有的人，我说：
没有任何感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斟满你们的纯洁的酒杯，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代表那不可征服的旗帜上的光芒，
如同你们的沉默的尊严一样。
我只能够这样相信，
也许我是值得你们给我
这一片真心，这一朵无瑕的
鲜花的，也许我
就是你们之中的一个，就是你们自己，
那一粒泥土，一撮面粉和一支歌曲，
大自然的生面团，它知道
它从何而来，它知道
它属于什么。我既不是

遥远的钟声，
也不是深埋土中的结晶体，
使你们不能了解我，
我就是普通人民，那扇隐藏的门，
那块黑面包。当你接待我的时候，
也就是接待你自己，
也就是那客人，
他曾经许多次，许多次，
被打下去，
又许多次，许多次，
站起来。

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
所有我不相识的，所有那
从来没有听见过我姓名的，
所有沿着我们漫长的河流之滨居住的，
在火山脚下的，在铜矿的阴影下的
一切的人，渔民们和农民们，
在窗户一样闪闪发光的海边，

那些被海水映得发蓝的印第安人，
还有那鞋匠，此刻他正用他的古老的手
钉着皮子，问到了我；
你们，不相识的你们，等候着我的你们，
我认识你们，我属于你们，
我为你们而歌唱。

13

美洲的沙滩，庄严的
耕地，红色的山脉，
儿子，兄弟，被古老的不幸
所鞭笞的人们，
让我们收集起生命的麦粒，
在它回到土地中去以前，
愿尚未出生的新的麦粒
听到你们的语言，并且重复
它们，再被重复。

并且日以继夜地歌唱，
咀嚼，吞咽，
传布在全地球，
再倒下去，很快地变得沉默，
沉入岩石底下，
找到黑暗的门户，
又重新诞生，
象面包一般，象希望一般，
象萦绕着船舶的空气一般，
分散自己，引导自己。
那麦子将把我的从人民中
吸取来的歌曲带给你，
去生长，去建造，去歌唱，
去重新变成种籽，
在战斗中越变越多。

这儿是我的双手，
不可见的，但是你们

能够超越黑夜，
超越不可见的风，
来看见它们。
把你的手给我，我能够看见它们，
在艰苦的沙滩上，
在我们美洲的阴沉的夜间，
选择你的所要紧握的手，还有你的，
这只手，那只手，
那一只高高举起的战斗的手，
那一只回到土中去，重新播种的手。
虽则在黑夜，虽则在大地的隐僻的地方，
我并不感到孤独。
我是人民，不可计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着无可怀疑的力量，
它能够超越沉默，
在黑暗中孳生。
死亡，受难，阴影，冰霜，
突然降落在种籽上，

人民好象已经被封闭进坟墓。
然而麦子回到了地面上。
它的红色的，永不妥协的手
穿透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获得新生。

伐木者，醒来吧*！

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地狱……

——《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五节

1

科罗拉多河[①]之西，是我所爱的地方。
我以我生命中的一切，倾心爱它，
以我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以我的满腔

* 伐木者，指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青年时曾在伊利诺州做工，劈栅栏木为生。

① 美国西部河流。

信念。
那儿有高耸的红色巨岩，粗野的风
用千万只手塑造它成形，
红色的天空从深谷中高升，
使这些岩石成为黄铜，火焰和力量。
亚美利加洲，象一张野牛皮似地伸展。
我向空旷的，明澈的，疾驰的夜，
向群星闪烁的峰顶——祝福，
痛饮一杯碧露。

经过干燥刺喉的阿利桑那州，高低不平的
威斯康星州，
到高耸的，面迎风雪的密瓦基城，
在西棕榈城的炎热的沼泽地带，
靠近塔古玛城的松谷，[1]
在你的稠密的芳香的森林里，

① 均美国地名。

我走在大地的母体上，
蓝色的叶子，瀑布下的石块，
旋风象音乐似地震颤，
河流象僧院似地祈祷，
野鹅和苹果，土地和水。
在那深不可测的静默中，小麦生长。

在那儿，从我所站的岩石上，
我能够伸展我的眼睛，耳朵和手，
到空气中，使我听见书本，引擎，雪，斗争，
工厂，坟墓，作坊，脚步声，
月光照在从曼哈顿[①]来的船上，
纺织机器的歌，
那吞咽泥土的铁匙，
钻子象兀鹰一样啄，
一切的压平，剪裁，缝纫，奔驰——

① 曼哈顿，纽约的一部分。

人和轮子的连绵不绝的运动和诞生。

我爱农民的小屋。刚生了头胎婴儿的母亲们
在睡觉，她们象罗望子糖酱似的芳香，
新熨烫的衣服，
炉火在一千个家里燃烧，
屋子的四周围绕着玉葱田。
（男子们在河边歌唱，
他们的嗓音象河底的石子一样粗糙。
烟草高高生长，它的阔叶子
象火焰里的妖魔一般探首到屋子里来。）
来到密苏里州[1]，看看它的干酪和谷子，
那发香的食桌，红得象小提琴，
男子航行在一片大麦田的海上，
刚驯服的蓝黑色的马驹

① 美国州名。

带着面包和苜蓿的香气。
教堂的钟，罂粟，铁匠的鼓风炉，
在乡村的拥挤的电影院里，
爱情露着它的牙齿，
在一个来自大地的梦中。

我们所爱的，是你的和平，不是你的武装：
你的军阀的面容是狰狞可怕的。
北亚美利加啊，你是广大的，美丽的：
你的出身象洗衣妇一样平凡，
洁白的影子，在你的河边。
从无名无姓中长成。
你的和平的蜂房是最可爱的。
我们爱你的双手发红的男子，
是亚里刚州[①]的泥土把它们染红的，你的
黑种儿子

① 亚里刚，美国州名。

带给你非洲象牙地带
产生的音乐，我们爱
你的城市，你的物质，
你的光，你的机器，西部的
力量，养蜂场的
恬静的蜜，和小镇，
结实的青年驾一辆耕种机，
从杰弗逊[1]遗传下来的
燕麦田，吼叫的轮子
在丈量你的海洋似的领域，
工厂吐烟，一千个吻给
这新的居留地。
你的勤劳的血液是我们所爱的。
你的劳动者满手沾着煤油。

在很久以前，在草原的夜空下，

[1] 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三届总统。

在庄严的静穆中，停息在野牛皮上的
是那些音节，那支歌曲，
它是出生前的我，是我们的过去。
梅尔维尔[①]是一枝海边的紫杉，他的枝桠
化成船骨的曲线，木的臂，
船的臂。惠特曼[②]象麦田一般
无穷无尽，爱伦·坡[③]在他的沉思的
子夜，德莱塞[④]，华尔夫[⑤]，
是我们这时代的新的创伤，
洛克律奇[⑥]，最近去世的，沉潜在晦涩中，
更有其他许多人，被阴暗所困住，
在他们头顶，燃烧着同一个半球的黎明，

① 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

② 惠特曼（1819—1892），是与梅尔维尔同时代的美国大诗人。

③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④ 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

⑤ 华尔夫（1900—1938），美国作家。

⑥ 洛克律奇，美国现代诗人。

这黎明形成了现在的我们。
强有力的初生儿，茫无目的地的队长们，
在那可怕的时代里，
有时候欢乐，有时候苦痛，
草原上横亘着旅队，
多少人死在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痛苦的无辜者，新的预言书
出现在草原的野牛皮上。

从法兰西，从冲绳岛，从莱依特的
珊瑚岛（诺门·曼勒[①]记录了它）
从激烈的风里，浪涛里，差不多
所有的青年美国兵士都回来了。
差不多全体……他们的故事

---

① 冲绳岛，莱依特的珊瑚岛，都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些战役的发生地点。美国作家诺门·曼勒曾写过一本小说《赤裸裸者与死者》即以此为题材。

是泥泞和汗水，激烈的，苦痛的。
他们很少机会听到珊瑚礁的歌，也许他们
还没有听到，就已经死在这些岛上——
海洋里的芳香的花朵。
鲜血与溃烂，
肮脏与老鼠，追逐着他们，
和一颗疲惫的，绝望的，战争的心。
可是现在他们都回来了，你接待他们
用你的展开的，辽阔的土地，
于是他们（那些回来的）自己封闭起来，
象一朵无名的花，无数花瓣裹住花蕊，
忘却过去，准备再生。

2

但是他们发现屋子里有一个客人，
或者是他们带回来了一对新的眼光（或者

过去是盲目），
或者是粗糙的树枝拉开了他们的眼皮，
或者是在亚美利加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事物。
那些和你们一起作战的黑种人，他们是坚强的，乐观的，
可是现在他们看见：
人们把一个燃烧的十字架[①]
树立在城市中的他们的地区里，
他们把你们的黑种兄弟活活吊死，烧死。
他们曾经征发他去打仗，可是今天他们剥夺了他的
发言权，表决权；到了晚上，那些蒙面的
刽子手们聚集拢来，手拿皮鞭和十字架。
（在海洋里，在作战中的时候，
是答应将来这样对待他们的吗？）
一个意外的来客，

① 美国压迫黑人的三 K 党的标志。

象一条庞大的，老奸巨猾的，渴血的章鱼，
我的兵士朋友啊，它已经盘踞在你屋里。
报纸喷溅陈腐的，在柏林蒸馏的毒汁。
杂志(《时代》,《新闻周刊》等等)都是些臭名远扬的
满纸诽谤和谣言的黄色刊物。还有那赫斯特[1]，
这个曾经向纳粹们唱过情歌的家伙，微笑着
磨利他的爪子，目的是使你重新出征，
到群岛去，到草原去，
去为你的屋子里的来客作战。
他们不给你休息：他们想继续推销
钢铁，子弹，他们准备了更多的火药。
在新的武器产生之前，
这些是必须赶快卖掉的，

① 《时代》,《新闻周刊》，都是美国著名的时事周刊。赫斯特，是美国著名的报纸的托拉斯头子。

生怕愤怒的人民夺取了武器!

老板们现在到处占住
在你的巨厦中，扩大他们的毒囊，
他们宠爱西班牙的佛朗哥，给你送上一杯血：
（一个处决，一百个处决）：“马歇尔鸡尾酒”!
挑选青年的血：中国的农民，
西班牙的囚徒，
古巴糖田里的血与汗，
加上智利煤矿和铜矿里的
女人的眼泪。
然后用力搅拌，
好象警棍一般敲打。
此外，不要忘记放一些冰和几滴
《让我们保卫基督教文明》之歌的香料。
这是苦味的混合物吗?

你会逐渐习惯它，兵士朋友啊，你会喝下去。
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在月亮底下，
或者是在早晨，在豪华的旅馆里，
都可以索这杯酒喝，提神强身。
付款用一张印着华盛顿肖像的纸币。

同时你也发现，查理·卓别麟，
这世界上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创作家，
受到诽谤，而作家们（霍华特·法斯特[①]和
　其他），
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
为了他们的“非美”[②]思想而受到审讯，
审判者就是那些发了战争财的商人。
恐怖的消息一直传到了世界的最远的角
　落。
我的姑母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而吃惊，

① 法斯特，现代美国小说家。
② 当时美国反动统治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借口。

地球上所有的眼睛注视着
这些耻辱与祸害的审讯。
这是满手鲜血的白璧德[①]的“正义”，
奴隶主们和林肯的暗杀者的“正义”，
这是新的宗教裁判，重新兴起
并不是为了十字架（即使如此，也是可怕的，无法解释的），
而是为了金元。它不是在
妓院和银行的桌上叮当作响吗？……不，它没有
权力审判，没有权力。

决不可能！

玛林尼哥，屈罗依洛，刚萨勒兹·魏地拉，
苏慕柴，杜特拉[②]，他们在波哥大会师，

---

① 白璧德，是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士（1885—1951）早期作品《白璧德》中的主角的名字，是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② 当时巴拉圭、多米尼加、智利、尼加拉瓜、巴西各国的独裁统治者。

喝彩。

你年轻的美国人啊，你不认识他们，他们是

我们土地上的阴险的鬼魅，在他们的

翅膀的阴影下，就是

苦难：

牢狱，

牺牲，死亡，仇恨。南方的国家

因为有煤油和硝石，

所以孕育了妖魔。

在智利，在洛打[1]，在夜间，

绞刑吏的命令送到矿工的

贫困的，潮湿的小屋内。孩子们

醒过来号哭。

成千成万的人被关在牢狱里，

在思想。

在巴拉圭，

[1] 洛打，智利中部一城市，有丰富的煤矿。

深林的阴影掩蔽了
一个被害的爱国者的尸体，一声
枪响，
在磷光闪烁的夏夜。
　　　　　　　　　　真理
死在那儿。
　　　　　在圣多明各，为什么你们，
范登堡先生，亚穆尔先生，马歇尔先生[1]，
　赫斯特先生，
你们不为了“保卫西方文明”而去干涉呢？
为什么尼加拉瓜的总统不久以前
被追捕，半夜惊起，
后来在流亡中死在国外呢？
（不错，这儿的香蕉是必须保卫的，决不是
　自由，
而苏慕柴对这件工作是胜任的。）

---

[1] 均当时美国政治家。

这些“伟大的思想”
侵入中国和希腊，
要你们去援助那些龌龊得象地毯一般的政府。
啊，兵士！

3

亚美利加啊，除了你的领域之外，
我在梦中还漫游过别的地方，
我飞行，游历，歌唱，谈话，
在奔流似的一连串的日子里。
我到了亚洲，到了苏联，到了乌拉尔，
我的灵魂扩大，充溢着寂静和树脂的芬芳。

我喜欢人类用斗争和爱情
在空间所创造的任何东西。
我想象中的乌拉尔的住屋今天

依旧被古老的松林的夜所围绕，
静默得象一个高处的蜂房。
　　　　　　　　　　在这儿，小麦和钢
从人的手中，人的胸中分娩。
锤子的歌声使古老的林子活跃起来，
象蓝色的大自然的变化一样。
从这儿我纵览人民的广大区域，
各个地区的儿童，妇女，工厂，
爱情和歌曲。
学校象林子里的紫罗兰一样闪光，
那些地方昨天还住着野狐狸。
从这里起，我的手仿佛触摸着一幅地图，
横过绿色的草地，
千百个作坊冒出煤烟，
纺织厂散发着气息，
驯服了的能力，创造着奇迹。
在每个下午我回到家里，
沿着新的，刚刚铺好的道路，

走进厨房，
那儿白菜正在煮沸，从那儿
新的泉源奔流到全世界。

这儿，青年们也都回来了，
但是好几百万被遗留在后面，
肿胀，吊在绞架上，
烧焦，用特制的炉子，
毁灭得什么也不剩，
只留下记忆中的一个名字。
他们的整个村庄被杀害了。
苏维埃的土地被杀害了。
千百万块碎玻璃和骨头碎片混合在一起，
家畜和工厂消失了，即使春天也消失了，
被战争吞噬了。
但是，许多青年还是回来了。
他们爱国家，国家是他们建造的，
他们的血液里渗透着对祖国的爱，

他们用最大的忠忱说着“我的祖国”，
他们用自己的血液来歌唱苏维埃联盟。
当他们回到家乡来，
帮助城市，家畜和春天的
复活的时候，
柏林来的侵略者的声音还在他们耳际回响。
华尔特·惠特曼啊，昂起你的草叶似的胡子的头来吧，
来和我一起眺望，从这树林里，
从这芳香的山岭上，
你看到些什么，华尔特·惠特曼？
我的智慧的兄长告诉我：“我看见
在这纯洁的，光辉的斯大林格勒，
在这被死者们所念念不忘的城市里，
工厂怎样在开工。
我又看见从饱受战火的平原上，
从患难和火焰中，

在一个下雨的早晨，诞生了
一架耕种机，辚辚地滚向田野。”

啊，华尔特·惠特曼，把你的声音给我，
把你的埋在土中的胸怀里的力量给我，
把你的深入地底象树根一样庄严的容貌给
我。
让我来歌唱这些新的建设！
我们将一致向那些
从悲哀中挺立起来的，
从深沉的静默中兴建起来的，
从坚定的胜利中新生起来的一切事物——
致敬。
斯大林格勒，你的钢铁的声音吐露出
来了，
一层楼又一层楼地，希望被重新建筑起
来了，
如同一座集体的大厦。

一个深沉的律动又开始在进行，
教育着，
歌唱着，
建筑着，
斯大林格勒从血泊中再生了，
是水，石和铁的交响乐，
面包重新在面包房里诞生，
春天回到学校，
轻风爬上
建筑房屋的木架和新的树枝，
而尊严的老伏尔加河静静地歌唱。
无数书本
在松木和柏木的新书架里，
重新集合起来，安排在
死去的绞刑手的坟墓上。
这些剧院在废墟之间建立起来了，

它们的基石安排在英勇牺牲和坚决抵抗的

忠骸之上。
这些书本是明显的纪念碑。
一本书的下面是一个英雄，
排列在每一公分的死亡上，
排列在这不朽的光荣的每一片花瓣上。

苏联啊，如果我们能够
把你在战斗中的鲜血收集在一起，
把你象一个母亲似的，为了垂死的
自由得以复苏而付给全世界的血收集在一起，
我们将得到一个新的海洋，
比任何一个海洋大，
比任何一个海洋深，
象所有的河流一样波浪翻腾，
象亚拉冈尼亚火山的喷焰一样活跃。
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把你的手浸在这海洋里吧，

然后再抽出来，
把一切被弃，被害，
受骗，受辱的痛苦，都浸到里面去，
也把西方垃圾堆上的
千百匹走狗，欺侮你的，
淹没在里面，
哦，全世界的自由人民的母亲啊！

从芳香的乌拉尔松林，
我眼看图书馆怎样诞生在
俄罗斯的心脏里。
还有实验室，静默本身也在其中工作，
我眼看列车运载着木材和歌曲，
到新的城市去。
而在这香膏似的和平中，一种搏动开始了。
好象是在一个新的胸膛里，
女孩子们和鸽子们回到了草原，
扰破了它的一片白色。

橘林缀满了黄金。
现在，在每一个清早，
市场上发出一种新的气息，
那是从高原来的新的气息。
在那儿，英雄们的战绩更伟大，
平原的地图，
因为工程师们在书写数目字而颤动，
水道象长蛇般蜿蜒曲折，
通过这新的多雾的冬天的大地。

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三个房间里，
住着一个人，他名叫约瑟夫·斯大林。
他房间里的灯光熄得很迟。
他思索着这个世界的将来，
他思索着自己国家的将来，
这个国家是他所孕育的，
他建设它，
又保卫它。

因此，那广大的土地，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
　部分，
他不休息，因为他的国家也不休息。
有一个时候，他冒着风雪炮火，
抵抗着那些匪徒们，
他们盼望（就跟现在一样）重新恢复
鞭刑和悲惨生涯，农奴的冤愤，
千千万万穷人的被压抑的痛苦。
他向弗朗格尔们，但尼金们[①]作战，
他们是由“西方”派遣来“保卫文化”的。
这批绞刑手的保镖们，
他们在这里被剥光了皮。
照顾着宽广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境，
斯大林日日夜夜地辛劳工作。
但是，后来冲来了一阵枪弹的浪潮，

---

① 苏联十月革命时白军的统帅。

冲来了被张伯伦养肥了的德国人。
斯大林在广大的各个战线上抗击他们，
在他们进攻的时候，在他们溃退的时候，
一直打他们退到柏林，他的孩子们
象一阵人的旋风，到达了柏林，
把俄罗斯的伟大的和平带给了那儿的人民。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那里，
我看见他们，和别的高级将领们在一起，
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他们坚实得象雪盖的橡树。
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宫殿。
谁也没有成群的奴仆。
谁也没有靠出卖鲜血
来发战争财。
谁也不象一只孔雀似地
旅行在里约热内卢或是波哥大，

统率着一批走狗，血腥气的酷刑吏。
谁也没有两百套的衣服，
谁也没有拥有军火厂的大量股票，
他们拥有的股票就是
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幸福和建设，
那儿黎明的光芒照耀万丈，
冲破死亡的暗夜上升。
他们向全世界喊“同志”。
他们使木匠作了国王。
没有一匹骆驼能够穿过这只针眼。
他们清洁了农村。
分了土地。
解放了农奴。
消灭了乞丐。
使残暴绝迹。
把光明带到深沉的黑夜中。

因此，亚冈萨斯的小伙子，或者

你，西点的花花公子，或者
你，地德律的机工，或者
你，老纽奥连[1]的码头工人，我向你们大家
这样说：注意你们的方向，
张开你们的耳朵去听这广大的人世间。
这不是国务院的漂亮的绅士，
也不是凶暴的钢铁大王，
在向你们说话，
而是美洲极南端的一个诗人，
巴塔冈尼亚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
我是属于美洲的，象安达斯山脉的空气一
　样，
今天我成为一个逃亡者，
在我的国家里是牢狱，酷刑和暴君的统治，
那儿的铜和油逐渐转化成
外国贵族手中的黄金。

你不是那凶神，

① 均美国地名。

一手握着黄金，
一手握着原子弹。
你是
现在的我，过去的我，你就是我们所必须
保护的，纯真的亚美利加洲的
亲切的下层的泥土，朴素的
街巷和大道上的普通人民。
我的哥哥璜，卖皮鞋，
跟你的哥哥约翰一样，
我的姊姊璜娜，削马铃薯皮，
跟你的姊姊珍妮一样。
彼得[①]啊，我的血统来自矿工和水手，
就跟你的血统相同。

你和我将打开我们各自的大门
让乌拉尔的风
穿过“墨水的幕”吹来，

① 均普通人的名字。

你和我将正告那些暴徒：
“先生们，到此为止，不许越过，”
这片大地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不容许在这片大地上听到机关枪的嘶叫，
那儿有的是歌曲，一支一支的歌曲，更多的歌唱。

4

但是，北亚美利加，如果你要武装起你的军队，
去破坏那光明的国家，
如果你要派遣芝加哥的屠夫
去统制我们所爱的
音乐和生活，
我们将从岩石中，空气中冲出来
咬你，

我们将从最后一扇窗子里冲出来
射击你，
我们将从最深的浪涛里冲出来
用荆棘刺死你，
我们将从田沟里冲出来，地里的
种籽将如同哥伦比亚人的拳头
一样
痛击你，
我们将断绝你的面包和水，我们
将用你自己所点燃的火来
把你烧死！

所以，兵士啊，你的脚不要踏上温和的法兰
西的土地，
因为我们将在那儿等候你，我们要叫绿色
的葡萄园
产生苦味的醋，而受难的女孩子
将给你指出那些地点，

那儿德国人的血还没有干。
不要攀登西班牙的荒凉的山脉，
因为每一块山上的石头将变成火焰，
在那儿，英雄们已经斗争了一千年，
不要迷失在橄榄林里，
你将永远回不了奥克拉哈马州[①]，不要到希腊去，因为今天你在那儿屠杀人民所流的鲜血
将会满溢起来，阻挡你侵入。
不要到杜哥比拉[②]去捕鱼，
因为那儿的剑鱼也知道你来劫掠，
亚拉冈尼亚的平凡的矿工
将寻找出埋藏地下的古代毒箭，
守候着来对付你这新的侵略者。
不要小看了那些唱着恋歌的南美洲的土人，

① 奥克拉哈马，美国州名。
② 杜哥比拉，智利北部港口，产铜。

不要小看了那些打包厂的工人，他们
到处守备着，睁大眼睛，紧握拳头，
还有那些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将等待你，
一只手里是六弦琴，可是另一只手里是火
　油瓶。
桑迪诺[①]睡在树林里，守候着你的到来，
他的步枪上覆盖着藤枝和雨滴，
他的脸上的肉已经腐蚀，
可是你杀害他的暴行对我们记忆犹新，
波多黎各人的手也在等待着
举起光芒闪烁的刀。
　　　　　　　这整个世界将仇视你，
非但那些群岛将空无一人，而且那里的风
也会向你吐出仇恨的语言。

你休想到高原的秘鲁去

① 桑迪诺（1893—1934），尼加拉瓜人民领袖。

寻求炮灰。在崎岖的废墟中，
我们同血统的和平的人们将要磨利了他们的
紫水晶的剑对付你，在山谷中，
沙声的海螺壳将要吹出战歌，号召
战士们举起他们的掷石器。他们是亚麦鲁[1]的子孙。
同样地，沿着墨西哥的层峦叠嶂，
你也不必去寻觅为你作战的人们，他们不会向
黎明作战。柴巴塔[2]的步枪没有睡觉，
它们已经擦亮，向塔克萨斯[3]州的平原瞄准。
不要到古巴去，那儿海洋闪着炫目的光，
在甘蔗田里，

① 亚麦鲁，秘鲁古代印加帝国的君主。
② 柴巴塔（1879—1919），墨西哥人民领袖。
③ 塔克萨斯，美国南部州名。

有黑色的一瞥正在守候着你，
一声呼喊："不是我死便是你死！"

不要进入河水喃喃的意大利游击区。
不要走出那一队队军装漂亮的兵士的行列以外，
这些是你豢养在罗马的走狗。
不要走出圣彼得教堂以外。
在这些地方以外，那些乡村的圣徒们，
那些水手的和渔民的圣徒们，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对付你，
他们都是爱慕那草原上的伟大国家的，
在那儿，新的世界正在开花。

不要走上保加利亚的桥梁。
它们不会让你通过。
在罗马尼亚的河流中，我们将倾入沸热的血

来烫死任何侵略者。
不要去和那儿的农民打招呼，他杀死了
他的封建地主，他用锄头和
步枪守卫着土地，不要对他看，
因为他会把你活活烧死。
不要登陆中国。
蒋介石这匹走狗不会再在那儿。
而接待你的，将是满山遍野的森林似的
农民的镰刀和一座火药的火山。

在别的战争中，有水浸的壕沟，
无穷无尽的钩钩刺刺的铁丝网，
然而这道沟比一切的沟都宽，这儿的水比
　一切的水更深，
这些铁丝网比其他的更要不可战胜。
它们是纯钢的人的无数原子所组成的，
它们是千千万万生命与生命结合在一起的
　纽带，

它们是各地人民的古老的冤恨的结晶，
一切遥远的流域，各地区的人民，
一切旗帜下的人民，一切船只上的人民，
一切被堆积，投掷在坑里的人民，
一切在暴风雨中使用鱼网的人民，
一切犬牙交错的田沟里的人民，
一切劳动在火焰熊熊的锅炉的工厂里的
　人民，
一切纺织厂，铸造厂里的人民，
一切被损毁又集合起来的火车头里的
　人民，
他们结合成一个铁丝网，
这道铁丝网长得能够围绕地球一千次，
有时候看起来好象是分离了，
连根拔起了，
但是突然一下子被磁力结合起来了，
全世界遍地都是。

不仅如此，在更远的地方，
明朗的，勇敢的，
钢铁似的，微笑的，
随时准备歌唱，随时准备作战的，
北极苔原的，西伯利亚松林地带的，
无数男人和女人守备着你，
还有伏尔加河上的战士们，
他们征服了死亡，
还有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乌克兰的巨
　人们，
他们合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
用血与石，钢铁与歌曲，勇敢与希望
所凝炼起来的长城。
如果你敢于去碰碰这座堡垒，
你将不可避免地倒下，
象工厂里的煤块一样被消化干净，
从洛彻斯特[1]城来的微笑将消失得无踪

---

① 洛彻斯特，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市。

无影，
播散在草原的空气里，
永远埋葬在白雪下面。
那儿将会出现无数英雄战士，
从彼得大帝一直到现在，
他们曾经使全世界震惊。
他们将把你们的勋章化成小小的冰冷的
子弹，
不断地嘶叫，穿越这片广阔的土地。
而现在这片土地是幸福的。
到那时候，那常春藤覆盖的实验室
也将放出解除束缚的原子，
指向你们的傲慢的都市。

5

不要让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
啊，伐木者，醒来吧！

让亚伯跑来，拿着斧子，
和他的木制盆子，
跟农民们一起吃东西。
让他抬起象树皮一样的头，
让他的象橡树干上的窟窿一样的眼睛，
越过绿树顶，
越过水杉树，
向这世界瞭望。
让他到杂货店里去买些什么，
让他搭公共汽车到唐坝[1]去，
让他咬一口黄苹果，
走进一家电影院去，
跟老百姓说说话。

啊，伐木者，醒来吧！

让亚伯跑来，让他的古老的酵母

[1] 唐坝，佛罗列达州的一个城市。

使伊利诺州的绿色的金子似的土壤发酵，
让他在自己的城市高举起他的斧子，
砍向新的奴隶主，
砍向虐待者，
砍向毒质的印刷机，
砍向他们企图销售的
血腥的军火商品。
让他们，那些年青的白人，年青的黑人，
歌唱着，微笑着行进，
抗击黄金堆砌的墙垣，
抗击仇恨的制造者，
抗击出卖他们鲜血的战争贩子，
让他们歌唱，欢笑，胜利。

啊，伐木者，醒来吧！

6

让和平属于未来的每一个黎明，
让和平属于桥梁，属于酒，
让和平属于追求着我的诗章，
它在我的血液里升腾，
泥土和爱情纠结着我的青春时代的歌曲，
让和平属于城市的早晨，
面包开始醒觉，
让和平属于密西西比河，
那是许多河流的源头，
让和平属于我兄弟的衬衫，
让和平属于书本，象一个无形的印记盖在
　上面，
让和平属于基辅的巨大的集体农庄，
让和平属于这些和那些死者的遗骨，
让和平属于勃洛克林[1]的铁桥，

让和平属于邮差，他从一家跑到一家，月月
　年年，
让和平属于足尖舞的导演，他用扩音喇叭
向那些娇柔如忍冬藤的舞蹈女呼喊着，
让和平属于我自己的右手，
它只想写罗萨利俄城[2]，
让和平属于玻利维亚人，
秘密得象一块锡，
和平，好让你结婚，
让和平属于俾奥—俾奥[3]河上所有的锯
　木厂，
让和平属于作着游击战的
伤心的西班牙，
让和平属于威俄敏州的小博物馆，

---

① 勃洛克林，纽约的一个区。

② 罗萨利俄，阿根廷的城市。

③ 俾奥—俾奥，智利的河流。

那儿的最可爱的一件东西是
一只绣着心房的枕头，
让和平属于面包师傅和他的面团，
让和平属于面粉，属于一切
等待着出生到世上来的小麦，
让和平属于一切寻求着隐蔽的灌木丛的
　情人，
让和平属于一切活着的人们，
让和平属于到处的陆地，
和到处的江河海洋。

现在我要向你们告别了，
我要回到我屋里去，
在梦里我回到了我的巴塔冈尼亚去，
那儿大风敲打谷仓，
海洋喷吐冰雪。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我在我所爱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他们逮捕矿工，
军人发命令给法官。
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寒冷的小国家，
即使是祖国的一枝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儿，
靠近在那高高的野松树边，
听那狂暴的南冰洋的风，
听那教堂里新购的钟的声音。
啊，朋友，不要想到我。
让我们想到这整个世界，
充满热爱和激情，我重重地拍一下桌子。
我不愿意鲜血
再度浸透面包，豆荚和音乐。
我盼望人们和我一起去：
那矿工，那小女孩，

那律师，那水手，
那洋囡囡的制造者，
一起到电影院去，出来
喝一杯最红最红的酒。

我不是跑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歌唱，
为了和你一起歌唱。

颂 歌 第 三 集

（选　译）

王 央 乐　译

黄花的颂歌

衬着蓝色活动着它的湛蓝的
是大海，衬着天空的
是一丛黄色的花朵。

十月来到了

大海尽管
那么重要，铺展开
它的神话，它的使命，它的酵母，
在金黄的沙滩上
却爆出
唯一的
一丛黄色植物

吸引住
你的眼睛
放弃伟大的海及其波动
向着大地。

我们是，我们总会是尘土。

不是空气，不是火，不是水
而是
大地
仅仅是大地的尘土
我们总会
也许是
一丛黄色的花朵。

海光的颂歌

又一次，
广阔的海光
从天空的
坛坛罐罐落下，
从沙滩的
泡沫上升，
无边无际的海洋上
闪闪的光
仿佛一场
白刃和雷电的
格斗，
炽热的蓝的光
天空的光

耸立起
犹如海的塔在水上。

忧伤
到哪里去了？

胸怀敞开
变成
树枝，
绚丽的花用它的
光拍动
我们的心，
海的白天里
闪亮着
纯洁的事物，
海浪来
拜访的
岩石，

瓶子
破裂的
碎片，
水的
玻璃，
那么柔软
被它用
星星的指头
抚平。
闪亮着
许多
身体
发咸味的男人
绿色的
女人
水藻般的
孩子，
都象

鱼那样
跳上天空，
等到
一扇窗户
关上，一身衣服
一座幽暗的树林，
就敢于
去较量，
把洁白玷污，
使明亮沸腾，
于是光
施展开它的长袖
向蛮横的阴影
进攻，
用洁白的胳膊，
用宽广的桌布，
用滑石和黄金的波浪
用惊人的泡沫，

用百合的战车。

成熟于太空的
光的力量，
泼过我们
而不把我们沾湿的
波浪，宇宙的
圆臀，已经再生的
再生的玫瑰：
每天每天
请敞开你的花瓣，
你的眼睑，
让你的纯洁的速度
扩展到我们的眼睛，
教会我们看见
海上一个接一个的波浪
地上一朵连一朵的花朵。

玉米的颂歌

亚美利加，从一颗
玉米的种籽，你站起来
直至以辽阔的大地
充满了
多泡沫的
海洋。
你的地理就是一颗玉米的种籽。
种籽
伸出一支绿色的长矛
绿色的长矛披覆着黄金
以金黄的胡须
打扮着秘鲁的高原。

但是，诗人，让
历史留在它的墓穴，
用你的弦琴赞美
谷仓里的种籽：
歌唱厨房里的纯朴玉米吧。

起先是柔软的胡须
在菜园里飘动于
年轻的玉米穗的
稚齿之上。
然后是苞皮绽开
丰饶的孕育冲破
白纸的围幕，
让玉米的欢笑
坠落于大地。
在你的巡游中，回到
石头里来吧。
不是那可怕的石头

那墨西哥的死亡的
血腥的三角石，
而是磨盘的磨石，
我们厨房里的
神圣石头。
在那里，你带着
牛奶以及糕饼的
营养丰富的
作料和浆汁
搅和在
皮肤黝黑的妇女
那双奇妙的手里。

玉米，从那里你落进了
著名的鹧鸪的锅子
或者乡下的菜豆中间，
增添了菜肴的光彩，
使它更加接近于

你的本质的纯正滋味。

咬着你，
玉米烤的饼，就是和
遥远的合唱深沉的舞曲的海洋在
　一起。
煮着你，
你的香气四溢
漂向蓝色的群山。

但是，你的财富
到不了
哪些地方？

海边的土地，
石灰质的土地，
光秃秃的
智利沿海的岩石，

那里矿工的
空荡荡的餐桌上
有时候只能听到
你那作为商品的名声。

把你的光，你的粉，你的希望
遍布亚美利加的孤独吧，
让饥饿
在你的长矛面前
畏缩发抖。

在你的如同柔软菜肴的
长条叶片中间，
我们乡下孩子的
严肃的心成长起来
开始了播撒我们的种籽的
生活。

怀念智利的颂歌

在阿根廷的土地上
我活着我死去
为了我的祖国而痛苦，
白天我选择
使我想起智利的东西，
夜间我观望
雪山那边燃亮的星。

我走在平原上
迷失在空间的手掌心，
辨别着原野的
百草：马鞭草
荆棘丛，尖刺树，

觉得它们都被天空压倒：
天空，草原上唯一的花朵。

活跃的空气多么广阔，骤变的
气象使我们仿佛
赤裸裸的，孤立于无限
芳香的寂静。
大地多么平坦
犹如张紧的鼓皮：奔驰
人们，历史，
都逐渐消失于远处。

给我，给我以青翠的
迷宫，
安第斯山
狭长的
斜坡，葡萄架下，
亲爱的，你那

吉他的细腰！

给我，给我以波涛
它拍打着
我祖国的
水晶的身躯；
让我向东观望
世界的壮丽如何升起在
火山高高的顶环，
而我的脚边，只有
泡沫的痕迹，
海上的雪，永恒的金银细工！

我是
美洲人，
我的心仿佛
广阔的草原，
纵横着

无数的道路，
我喜欢
在那里燃起火
奔驰着飞翔着
旅人和鸟儿。

但是我的身体，祖国啊
召唤着你的实质：
金属的山岭，从那里
人们下来，怀着爱，
在植物矿物之间
走向青翠山谷的潺潺。

我的爱中之爱
纯洁的大地啊，
我归来之时
我要把自己绑在
你这土地大船的船艄，

我们就这样
合在一起航行
直至你把我掩埋，
使我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
变成每个秋季就回来的酒，
变成你高山上的岩石，
你动荡大海上的波浪。

遐　思　集

（选　译）

王 央 乐　译

多　久？

究竟，人能活多久？

活一千天还是仅仅一天？

一个星期还是几个世纪？

人死要多长时间？

说“永远”是什么意思？

为了这些问题揪着心，
我决定把事情弄个清楚。

我去找很有智慧的祭司
等待他们结束祭祀，
窥看他们出来
去拜访上帝和魔鬼。

他们对我的问题感到厌烦，
他们自己也所知无多，
他们不过是管理的人员。

医务人员接待了我
在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间隙，
每只手里拿着手术刀，
到处都是金霉素，
还一天比一天更繁忙。
从他们说的话里了解到
这个问题是这样：
那么多细菌死不尽，
它们成吨地倒下，

然而留下的几个
却显得十分的狡猾。

他们让我这么吃惊
我只好去找挖墓的人。
我到了河边在那里他们焚烧
粗大的斑斓尸体，
细小的瘦骨嶙峋死人，
身上披满
可怕鳞片的帝王，
被一场虎列拉
突然压倒的女人。
这是死人
和骨灰专家的河边。

等到有了机会
我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
他们却建议，把我也烧掉：

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切。

在我的祖国，挖墓的人
端着酒杯，回答我说：
去找个健壮的姑娘，
别管这些傻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活的人。

他们唱着歌举起酒杯
为健康为死亡干杯。
他们是了不起的淫棍。

走遍了世界之后
我回到老家，更加衰老

不向任何人问起任何问题。
然而我一天比一天地知道得更少。

一天里发生了多少事

一天里，我们会互相见面。

但是一天里有许多事情发生，
街上在出售葡萄，
西红柿的皮变了颜色，
你喜爱的姑娘
不再回到办公室。

送信的突然换了人。
信已经不再是同样的信。
几片金黄的树叶也不一样：
现在这株树成了富翁。

是谁对我们说，大地
它那古老的皮变化那么多?
它有了比昨天更多的火山，
空中有了新的云彩，
河水以另一种方式流动。
另外还有那么多的建设已经成功!
我曾经落成了
上百条的公路，上百座的楼房，
还有纯洁而纤细的长桥
仿佛船只或者提琴。

因此，在我向你致敬
吻着你如花的嘴唇的时候
我们的吻是别的吻
我们的嘴唇是别的嘴唇。

致敬，我的爱啊，向你致敬
为了降落的繁荣的一切。

致敬，为了昨天和今天，
为了前天和明天。

致敬，为了面包和石头，
致敬，为了火焰和雨点。

为了变化着的，诞生着的，成长着的
消耗了又回复而成的吻。

致敬，为了我们从空中得到的
为了我们从土地得到的。

我们的生命枯竭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了根子，
风是那么寒冷，如同仇恨。

于是我们改换了皮，

改换了指甲、血液、目光；
你吻着我，我出去
在大路上出售光明。

致敬，为了夜晚和白天
以及灵魂的四个季节。

牧　歌

我要描摹山岭、河流、云彩，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笔，我记下
一只腾飞的鸟儿，
一只吐丝织网的蜘蛛，
就不再想着别的：我是空气
敞开的空气，在里面麦子回旋
一阵飞舞把我推动，一片落叶
无所适从，一条鱼在湖心
呆呆地睁着的圆眼，
在云团里翱翔的塑像，
千变万化着的雨。

我不再想着透明的夏季，

不再歌唱漂流的风，
历史驾着它的车就这样过去，
收集着奖章和尸衣；
过去的，我感到的只是河流，
我孤单地与春天在一起。

牧人啊，牧人，你知道吗
他们在等着你？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在这里水边，
蝉儿咋咋叫着燃烧的时候，
尽管人家等着我我却要等着我自己，
我也要看着我自己，
我要知道到底我怎么感觉，
等到我到了我等着我的地方
我就要睡下笑得死去。

跑马在南方

马背上四十里路，
马列科的起伏丘陵，[①]
原野新近洗涤干净，
空气碧绿还带着电。
这是石砾和麦子的地区，
一只小鸟猛然起飞，
流水滑动着写出暗码，
消失在大地的泥土中。

下雨了，下着徐缓的雨，
下着永恒的针一般的雨，

① 马列科，智利南方地名。

奔跑着的马匹
溶解在雨中，
后来，又以掘墓人似的雨滴
重新形成。
于是我跨着雨水的马
乘风飞奔。

我在雨水的马背上
离开了那个地区，
那潮湿的广大荒漠，
马列科的起伏丘陵。

猫 的 梦

多么美一只猫在睡觉，
四脚和身体睡着了，
凶残的爪子睡着了，
嗜血的血液睡着了，
那条黄砂颜色的尾巴上
仿佛火圈那样
构成了图案的所有圆环
也都睡着了。

我要睡觉如同一只猫，
让时间的所有皮毛睡着，
让燧石的舌头睡着，
让火的萎缩的男根睡着，

然后不跟任何人说话，
舒展地躺在整个世界上
在房顶上在土地上，
紧张地专注于
猎取梦中的老鼠。

我见过睡着的猫
怎么在起伏：黑夜
在他身上经过仿佛黑水，
有时候象要坠落，
也许要落进
赤裸裸的雪崩，
也许在睡觉中增长
长得如同老虎的祖辈，
在幽暗里跳上
屋顶、云层和火山。

睡吧，睡吧，夜间的猫

以你主教的神态
以你石头的猫须：
引导我们所有的梦，
指示我们没没无闻的
沉睡着的丰功伟业，
用你嗜血的心
用你尾巴的长鞭。

回忆和星期

世界是多么圆
夜晚失去平衡
向下坠落。
它们堆在一起
只有一片黑暗，
坠落，坠落，坠落。

1

一天我跟着某一个，
想知道他们干什么，
到哪里去，在哪里死。

在海上，在岛上，
在发酸的草原上，
他消失了，而我却继续，
在一株树或者一块石头
后面躲藏。

他是蓝的，他是橘黄的，
奔驰如同一个轮子，
傍晚落下
仿佛船上的旗帜，
远处，到了
沉默和雪的尽头，
它蜷缩而迸裂
仿佛一条火舌，
被洁白的寒冷
掩盖而熄灭。

2

星期蜷缩着，
变成云团，消失了
藏进天空，
停留在那里
如同退色的光。

时间是长久的，佩德罗，
时间是短暂的，罗莎；
而星期，说真的，
扮着它的角色，已经精疲力尽，
它们堆积起来，如同谷粒
不再搏动。

直到有一天，
喧嚣的无知的风，

把它们吹开，把它们刮散，
把它们抽打，于是现在
它们象破碎的旗一样升起
回到失去的祖国。

这些就是回忆。

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

（选　译）

王 央 乐　译

早　晨

4

你要记着那座奇兀的山崖
搏动的芬芳香气向那里攀登，
时不时有一只鸟儿身上
穿着流水和迟钝：冬天的服装。

你要记着大地的赏赐：
强烈的馥郁气味，黄金的泥土，
灌木丛生的草地，疯狂的根子，
犹如利剑的魔法的尖刺。

你要记着你身上披的枝条

带着寂静的阴影和流水的枝条
如同起泡沫的石块一样的枝条。

那一次真是前所未有，永远难忘：
我们到那里去什么也不盼望
我们在那里却得到了盼望着的一切。

8

要不是因为你的眼睛有着月亮的颜色，
有彩虹，有劳动，有火焰的白天的颜色，
而且被抓住时，有着空气的活泼；
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星期七天的琥珀；

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金黄的时刻，
秋季在那时刻里爬上了藤萝，
而且你还是那芳香的月亮把面粉
播撒在天空而精心制成的面包；

啊，心爱的人，我就不会爱你！
在你的怀抱里我拥抱着生命的一切，
沙子，时间，还有雨中的树，

以及我为之而活着的活生生的一切：
用不着走那么远我就能看到它们，
我看到在你的生命里有着活生生的一切。

17

我爱你，不是把你当作盐的玫瑰：黄玉
或者布散火焰的石竹的箭；
我爱你，如同某些幽暗的事情在爱
秘密地，爱在阴影和心灵之间。

我爱你，仿佛不开花的植物，却把
那些花的光，收到本身里面予以隐藏；

多亏你的爱，我身体里面活跃着
泥土里面升起的那种紧压的香气。

我爱你，不知道怎么爱，何时爱，哪里爱；
我爱你，直接地，不骄傲也没有问题：
我就这样爱你因为我不知道别的方式来爱，

只有这个方式，里面没有我也没有你，
这么贴近，我胸上你的手就是我的手，
这么贴近，你带着我的梦闭上了你的眼睛。

正　午

49

是今天：昨天的一切都已经
落进光的指头和梦的眼睛，
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到：
谁也阻止不了曙光的河流。

谁也阻止不了你的双手的河流，
你的梦的眼睛，可爱的人，你是
从垂直的光线和幽暗的太阳之间
流过的时间的震动。

天空在你上面收起双翼

举起你，把你带进我的怀抱，
以那么准时那么神秘的礼仪。

因此，我歌唱白天，歌唱月亮
歌唱大海，歌唱时间，歌唱所有的星辰
歌唱你白天的嗓音以及夜间的肌肤。

58

这里有面包，有酒，有桌子，有住所：
都是男人，女人，生命所必需；
快速得令人晕眩的安宁奔到此地，
在这种光亮里燃起日常的灶火。

感谢你的双手如飞地炮制出
诗歌和烹调的洁白成果；
向你致敬！你那赛跑的双脚的完美，
向你致敬！你这执着笤帚舞蹈的舞姬。

那些充满恶水和威胁的湍急河流，
那座泡沫积成的可怕楼阁，
那些燃烧着的蜂窝和礁石，

如今成了你我的血的这场歇息，
这条湛蓝如夜的星辰的山谷，
这种柔情的无穷无尽的简单纯朴。

傍　晚

68

在文学的钢铁的剑丛中间
我走过，仿佛一名远方的水手
不认识街角巷尾，唱着歌因为
他愿意，不这样就不知为什么。

从痛苦中的海岛他带来了我的
手风琴，连同风暴，阵阵的狂雨
以及一种自然事物的缓慢习惯：
它们确定了我的生长于旷野的心。

于是，文学的利齿企图咬啮

我的真诚老实的脚跟时
我没有察觉就已经走过，随风唱起歌

走向我童年细雨濛濛中的店铺，
走向难以明辨的南方的寒林，
走向我的生命充满了你的芬芳的地方。

75

这就是家，就是海，就是旗帜，
我们却被别的高墙弄错。
我们找不到门，也听不见
来自死亡那样来自虚无的声音。

终于，家打开了它的沉默，
我们进去，踩着了被抛弃的一切，
耗子的尸体，空虚的告别，
水管里空流着的水的哭泣。

哭着，哭着，白天黑夜这个家，
半开半闭，跟着它乌黑眼眶里
掉落的蜘蛛在一起呻吟。

如今，我们忽然活着回来，
把它挤满，它却难以把我们认识：
它得如花盛开，不留一丝记忆。

夜　间

82

我的爱，在关上这扇夜间的门的时候
我求你，爱啊，在幽暗的范围里旅行：
闭上你的梦，带着你的天空进入我的眼睛，
在我的血里延伸如同一条宽阔的河。

再见吧，再见，从前落到每天每日
肩负着的袋子上的残酷的明亮，
再见吧，时钟或者柑橘的每一道光；
欢迎你，阴影，不间歇的友伴！

在这船只或者流水，死亡或者新生里

我们又一次团聚，睡眠，然后复苏，
我们是夜间的以鲜血结成的夫妇。

我不知道谁死谁活，谁息谁醒，
然而是你的心，它在我的胸膛里
分派着曙光的千万种礼品。

89

我死时我要你的手按上我的眼睛：
我要光明，要你可爱的手中的
麦穗的清香再一次在我身上飘过，
让我感到改变了我命运的温柔。

我要你活着，在我沉睡了等待你时，
我要你的耳朵继续听着风声，
闻着我们一起爱过的海的芬芳，
继续踩着我们踩过的沙滩。

我要我所爱的人继续活着；
我爱过你，歌唱过你，超过一切其他，
因此，你得继续绚丽地如花怒放，

为了让你做到我的爱要求你的一切，
为了让我的影子在你的头发上漫步，
为了让人们懂得我歌唱的缘由。

100

在大地的中央我要把
碧玉劈开为了看你一看，
而你正在用笔蘸着
信息的水临摹麦穗。

什么世界！什么深深的水草！
什么船只在甜水里航行！

也许你是也许我是纯黄的玉石！
田野上已经不再有分界。

不再有啦，只有自由的空气，
苹果被风飘起吹送
鲜美多汁的书籍挂上树丛。

丁香在那里舒畅呼吸，
我们将建设一套服饰，
抵得住胜利一吻的永恒。

黑 岛 回 忆

（选 译）

王 央 乐 译

天　鹅　湖

蒲迪湖，深幽，沉重的暗色岩石，[①]
古老的大森林中间的一汪水，
你在那里敞开，仿佛地下的门，
邻近世界尽头的孤独的海。
我们策马奔驰，在无垠的沙滩
与千万百万布散的泡沫并行，
没有一间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匹马
只有时光在流逝，以及那道
绿色白色的海岸，那片大洋。
后来上了山岗，忽然间
那个湖，隐秘而坚韧的水，

① 蒲迪湖，在智利南方。

密集的光，大地指环上镶嵌的宝石。
一阵黑色白色的飞翔：惊起一群天鹅：
夜色的长颈，红皮的蹼足，
宁静如雪，翱翔于世界之上。

啊，从平整的水面起飞
成千个身躯指向静止的美
犹如湖水清澈的安宁。
一时间，全群掠过水面：
活动，声音，满月的塔丛，

后来是疾速的扑翅，从回旋中
形成次序，齐飞，壮美的鼓翼，
于是远去，只剩空虚中一阵白色的振动。

磁力的艺术

从那么多的爱情和行程中出来了书。
如果它没有亲吻或者地区，
如果它没有双手丰富的男人，
如果它并不在每一滴里有女人，
只有饥饿，愿望，忿怒，道路，
它就不能用来做盾牌或者做钟。
它没有眼睛，也不能使眼睛睁开，
它只有一张无法告诫的死去的嘴。

我爱枝条茂密的繁殖能力，
在热血和爱恋之间镂刻我的诗句，
建立起一朵玫瑰于坚实的大地，
峥嵘在火焰与露珠之中。

因此，我才能走着路唱起了歌。

未来是空白

未来是空白，
土地颜色的空白，
云彩颜色
流水、空气颜色的空白，
给许多梦的黑色的空白，
给全部的雪
全部的音乐的白色的空白。

它在后面抛下了绝望的爱，
没有容下一个吻的地方；
一切的一切都有地方，在树林里
在街道上，在房屋里，

有地底下的海底下的地方。
多么快乐，终于爬上
一个空空的天体，
遇到巨大的星星，清澈得象伏特加，
那么透明，那么空无一人，
跟那里联系，用第一个电话，
为了以后，让那么多人
谈谈他们的病痛。

重要的是，难以看得清楚，
从一道险峻的山岭呼喊，
却看见另一头
一个刚刚来到的妇女的双脚。

向前进，让我们
从窒息的河流中出来。
在那里，我们跟别的鱼一起游泳，
从黎明一直到迁徙的夜晚；

现在，在这个新发现的空间
让我们飞向纯净的广袤。

编 后 记

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十分丰富，这与他生活经历的丰富有着密切关系。他的脚步从拉丁美洲走到亚洲，从亚洲走到欧洲；高山、流水，平原、海洋，爱情、生活，斗争、希望，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激发起他深沉的感情，奇特的形象，绚丽的色彩，美妙的语言，形成了他的诗。但是我们大家对于聂鲁达的名字都很熟悉，对于他的诗作却读得很少。这本集子，是从他的《二十首爱情的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诗歌总集》、《颂歌第三集》、《遐思集》、《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以及《黑岛回忆》等七种诗集中选编的。其中《诗歌总

集》里的两首:《流亡者》和《伐木者,醒来吧!》,选用了五十年代袁水拍的译文,不仅因为这是一位中国诗人翻译的聂鲁达的诗,而且也因为这是第一次介绍到我国来的聂鲁达的作品。另外,《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中选出的十首,可以与他早期的《二十首爱情的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选出的十首互相呼应,以见诗人在爱情主题上意境和感情的趋于深沉,并且含蓄了哲理的意味。

这本集子里所编选的诗,也仅仅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很少一部分,然而可以告慰于读者的是:其中大多数是新选新译。由于它够不上一本选集的规模,因此,只得冠以《诗与颂歌》作为书名了。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独特诗歌形象和诗歌语言，显得更加成熟、洗练。后来开始向朴素、平易、日常事物的题材转变，以《颂歌第三集》（1957）和《遐思集》（1958）最为显著。第三个阶段是他退居黑岛，享受盛名，一九七一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直到去世，代表作为《黑岛回忆》（1964）和《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1965），风格转为明朗、淡泊、宁静，有时还带点儿幽默。

聂鲁达的诗里，包涵着一个宏大深邃的世界，一定会引起你不断的感慨，也值得你进行无穷的探索。

封面画：当代智利画家万徒勒里作：

《根深叶茂》（1972 年）

外国名诗

书　号：10019・4076

定　价：　1.00　元